

#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我们即将迎来大寒节气。大寒时节,多数草木都已凋零或者蛰伏。此时,能够凌寒傲雪的,都是真的勇士。中国人非常钦佩“岁寒三友”松竹梅,就是因为它们的这种气质。其实,经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,“岁寒三友”颇有一些不怕冷的同道。如果要评定新“岁寒三友”,我认为,蜡梅、水仙和山茶堪当其任。这里,我们且说说蜡梅。

寒冬腊月,清晨或是黄昏,漫步公园,忽然闻得一股幽香。循香而去,只见朵朵鹅黄色的蜡梅,已经开满枝头。小小的蜡梅花,真像涂了一层薄而均匀的蜡,有一种螺蛳贝壳般的半透明光泽。

大寒时节,正是蜡梅盛放的季节。说到这种植物,我们首先要科普几件事:

第一,它叫“蜡梅”还是“腊梅”?规范地讲,应当写作“蜡梅”,它是蜡梅科蜡梅属的植物。不过,写作“腊梅”的情况也很多,不能算错。所谓“蜡梅”,是从形态上讲,指它

的花瓣明黄,半透明而有光泽,仿佛打了一层蜜蜡在上面;而所谓“腊梅”,是从时令上讲,指它在寒冬腊月开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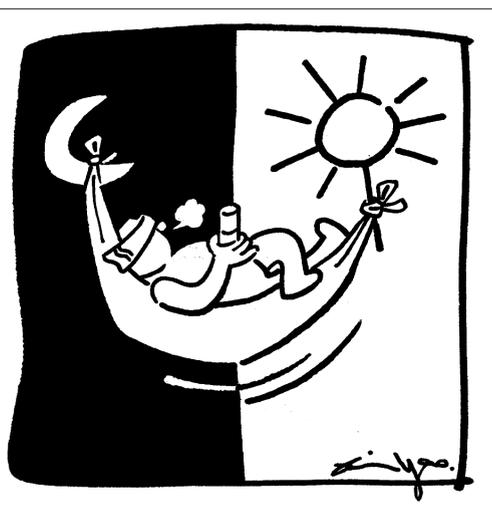
第二,蜡梅是梅花吗?蜡梅真的不是梅花,而且基本没有亲缘关系。蜡梅是蜡梅科蜡梅属的植物;而梅花,则是蔷薇科杏属的植物——梅花跟杏花,才是真正的“姊妹花”。我想,古代人给蜡梅冠以一个“梅”字,主要还是因为蜡梅与梅花的花期相近、花形相似。说到花期,其实蜡梅开花更早,一般在大寒节气前后;梅花的花期略晚,一般在立春前后。要说忍冬耐寒,也许蜡梅更胜一筹?二者虽然花形相似,但果实截然不同:蜡梅的果实呈现纺锤的形状,梅花的果实就是梅子,光滑圆润。

第三,蜡梅只在冬天开花吗?也不尽然。我们常见的蜡梅品种,如馨口蜡梅、素心蜡梅、狗牙蜡梅(这个名字够接地气)等等,都在冬天开放。不过,还有一个品种叫夏蜡梅,原产中国东部,属于蜡梅科夏蜡梅属,花朵大而美丽,花色洁白素雅。顾名思义,夏蜡梅在夏天开花。科普了这么多,我们来读诗吧:

雪里晓寒浓,已见蜡梅初折。第一,它叫“蜡梅”还是“腊梅”?规范地讲,应当写作“蜡梅”,它是蜡梅科蜡梅属的植物。不过,写作“腊梅”的情况也很多,不能算错。所谓“蜡梅”,是从形态上讲,指它

## 雪里晓寒浓,已见蜡梅初折

大诗兄



智慧餐  
郑辛遥

守阴不阳,阳了安养,谨防复阳。

### 好事近·蜡梅(四首)

(宋)赵士暎

其一  
雪里晓寒浓,已见蜡梅初折。应是月娥仙挂,与娇魂香魄。

其二  
玉人挨鬓一枝斜,不忍更多摘。酒面暗沉疏影,照鹅儿颜色。

其三  
潇洒点疏丛,浑似蜜房雕刻。不爱艳妆浓粉,借娇黄一拂。

其四  
有情常恁早相逢,须信做尤物。已是恼人风韵,更芝兰香骨。

其五  
造化有深功,缀就梢头黄蜡。剪刻翻成新样,与江梅殊别。半开微露紫檀心,潇洒对风月。

酒对风月。素手偏宜折取,向乌云斜插。

其一  
剪蜡缀寒条,标韵自然奇绝。不待陇头春信,喜一枝先折。

其二  
寿阳妆鉴晓初开,残袂若飞雪。何似嫩黄新蕊,映眉心娇月。

其三  
这组词的作者赵士暎是宋朝皇族。皇族有的是闲情逸致,可以把花鸟虫鱼观察得很仔细。这组词一气呵成,写尽了蜡梅的特征与气质:

一是告诉我们蜡梅开放的时令。“雪里晓寒浓,已见蜡梅初折”,“不待陇头春信,喜一枝先折”,蜡梅就是寒冬里的一枝奇葩啊!

二是告诉我们蜡梅独特的美。“酒面暗沉疏影,照鹅儿颜色”,“造化有深功,缀就梢头黄蜡”,“何似嫩黄新蕊,映眉心娇月”,你见过小鹅、小鸭子的颜色么?这种淡淡、嫩嫩、萌萌的黄,最贴切的形容就是“鹅黄”。“半开微露紫檀心,潇洒对风月”,这分明说的是那种花朵蜡黄、花心红紫的蜡梅。

三是告诉我们蜡梅的馨香。“已是恼人风韵,更芝兰香骨”,素美是那般素美,更有暗香袭来。此香似菊非菊、似桂非桂、似兰非兰,也是醉了!

四是告诉我们一个科学知识:蜡梅不是梅。“剪刻翻成新样,与江梅殊别”,江梅你有你的颜色,蜡梅我是不一样的烟火。

五是告诉我们,蜡梅的美,正好衬托美人的美。“玉人挨鬓一枝斜,不忍更多摘”“素手偏宜折取,向乌云斜插”,美美与共,岂不快哉?

杨绛在《回忆我的父亲》中说:“抗战胜利后,我在上海,陈衡哲先生请我喝茶,会见胡适。他用半上海话对我说:‘你老娘家(苏沪土语尊大人的意思)’是我的先生。”“老娘家”我听过我外婆那一代人也常说。又看《知堂回想录》“伯升是十二岁的时候从北京回去的,随后学得了一口绍兴话,常有一句口头禅,是‘伊拉话啦’,普通话就是‘他们说’,在讲了一通海阔天空,难以置信的话以后,必定添一句‘伊拉话啦’,极有天真烂漫之趣。”我在浦东土生土长二十几年,年纪越是上去,“老娘家”“伊拉话啦”这种闲话越是生动,亲切。那是我娘外婆的语言,永不消失,仍在我梦中。说黄浦江水应来自吴越才对,语言也是如此,两句话就是明证。

给曹志林兄打电话,是因为要想写一篇围棋手顾水如的散文。

曹兄近些年来深居简出。他说,他将棋手的角度来分析人工智能围棋机器。他已经75岁了,有此雄心,令人佩服。

他是顾水如的学生,他知道很多顾水如的事情。按照他的指点,我去了上海图书馆。

从图书馆出来,我打了第一个电话:“曹兄,借书的那个柜台,人都阳了。唯有老报纸的胶片版可以查到,查过了,1909年的《时报》,未见顾水如的文章,可能是副刊没有做胶片吧?”

曹兄问:“你怎么啦,好像在喘气,阳了吗?”

我说:“阳康了。正在走路呢,还戴着口罩。”

“多多保重,我也阳啦,哪天好一些,我把自家的那本书带给你。”

我正好走到上海新村门口,1934年,段祺瑞在那里住着,顾水如从霞飞路的那一头过来,陪老段下棋。

过了一个多星期,又去了图书馆。尽管人不多,阅览室里,咳嗽声此起彼伏。不过工作人员满面笑容,“你好,老先生,今天你要的书能够阅读了,请去对面登记。”

书车从书库出来,缓缓将书送到柜台上。那是曹志林作序的《围棋国手顾水如》,有家属的回忆,还有顾老的年表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,浏览全书。出门便想和曹兄聊聊细节。

这是第二个电话。铃声响了很久,方才有人应答:“我是曹志林的儿子,我爸爸现在住在医院里。”

“多久了,能去看他吗?”

“一周了,ICU……”

三是在告诉我们蜡梅的馨香。“已是恼人风韵,更芝兰香骨”,素美是那般素美,更有暗香袭来。此香似菊非菊、似桂非桂、似兰非兰,也是醉了!

四是告诉我们一个科学知识:蜡梅不是梅。“剪刻翻成新样,与江梅殊别”,江梅你有你的颜色,蜡梅我是不一样的烟火。

五是告诉我们,蜡梅的美,正好衬托美人的美。“玉人挨鬓一枝斜,不忍更多摘”“素手偏宜折取,向乌云斜插”,美美与共,岂不快哉?

杨绛在《回忆我的父亲》中说:“抗战胜利后,我在上海,陈衡哲先生请我喝茶,会见胡适。他用半上海话对我说:‘你老娘家(苏沪土语尊大人的意思)’是我的先生。”“老娘家”我听过我外婆那一代人也常说。又看《知堂回想录》“伯升是十二岁的时候从北京回去的,随后学得了一口绍兴话,常有一句口头禅,是‘伊拉话啦’,普通话就是‘他们说’,在讲了一通海阔天空,难以置信的话以后,必定添一句‘伊拉话啦’,极有天真烂漫之趣。”我在浦东土生土长二十几年,年纪越是上去,“老娘家”“伊拉话啦”这种闲话越是生动,亲切。那是我娘外婆的语言,永不消失,仍在我梦中。说黄浦江水应来自吴越才对,语言也是如此,两句话就是明证。

大概我们之间发生过什么大矛盾,才让我说出那样决裂而不再相见的话吧?可是,到底具体是什么事,我已然不记得了。

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,“老僧已死成新塔,坏壁无由见旧题。往日崎岖还记否,路长人困蹇驴嘶。”大学时我讲给她听,我很喜欢苏轼的这首诗。她马上回我,是啊,我也很喜欢。

听到她那样讲,突然就有一种喜悦如流水般从心间轻柔滑过,从而认定她是懂我的朋友。

而这简单的两个字“是啊”,是留存在我人生中永不凋零的记忆。

恍惚中,回到了老图书馆,跑马厅。看到顾老瘦小的身影在孩子们之间走动,好像听到他对少年曹志林说,只要用功,你会有出息的。304棋室里,便多了一个中午啃着大饼下棋的大眼睛孩子。

过了两天,又打了第三个电话,传来的是一个女孩的声音,有点暗哑:“我爷爷已经回不来了……”

想起他许多往事,记得最清晰的是1990年在南京五台山体育馆,讲解第五届中日围棋擂台赛钱宇平与日本主帅武宫正树一局。篮球场布置成一个大大棋盘,纸

板剪成的棋子足有面盆那样大。看台上座无虚席,那是夏天,曹兄衬衫短裤,用一根长棍在地上指点,钱宇

平和武宫正树的飒爽神采,便跃然在空旷的场地。赛场掌声雷动,是钱宇平赢了棋。不料被感动的还有武宫正树,他问:“外面是什么声音?”便走了出来,满场的观众,都朝他鼓掌。一向风度翩翩的他,竟然有些不知所措。

那张曹兄走在黑白棋子之间的照片,登载在《围棋天地》上。拍照的刘思明,后来是中国棋院的院长。

今天打电话,好久好久没有人接听。便想起不久前再次看到曹兄讲棋,是在抖音上,他讲的也是钱宇平在擂台赛上的棋子。钱宇平在现场,说的是自己的体会。曹兄和钱大面对面,用人工智能的获胜概率和钱宇平互动。

曹兄一如既往地神采奕奕,对于三十多年前那场擂台赛的亲历者,就像是幻觉一样。

这竟然是我看曹志林讲的最后一局棋……

再打电话,接通了,便知道,曹兄已在弥留之际……

新换的办公室电脑屏保每日会自动跳出类似心灵鸡汤的话语,我原本是不屑的,只是一日清晨突然瞥见“浮云一别后,流水十年间”的诗句,倒心里一触,涌出许多感慨来。

从研究生毕业工作至今,恰巧过去十年的时光。对时光的流逝,已经坦然相对,且觉得五年、十年的跨度也不过如此,真如流水一般,眼看着从指缝间溜走了。在这五年、十年的时间里,到底发生了什么呢?从亲历者的角度去看,似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,只不过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在生活的漩涡里打转,结婚、生子,上班下班、洗衣做饭,大多不过重复着一种常人的姿态。只是偶然,某个场景、某个人猛地从常规生活里跳出来,撞了你一下,你突然恍然,哦,几年前我在这拍过照,和谁吃过饭,说了一些话。然后感慨一句,时间过得真快啊!

某天,大学本科的同学突然加我为好友,一番寒暄后,她讲,我在上海挂职两年,已经挂了一年时间了。我很是讶异,为什么不早一点联系我呢?后来相约在中山公园来福士吃饭。她明显胖了一圈,但是眼神和说话的语调还透过去的样子,她笑说,你以前跟我说过,希望我不要来上海找你。

我有说过吗?当我听到这句话时,简直不敢相信,我有这样粗鲁而直白地拒绝过她。

“很正常,时间过去那么久了。每个人关注的点不一样,进到记忆里的东西自然也不一样。”她对我的遗忘不以为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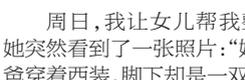
然而,在记忆的长河里,我用力拼凑我所说过的话,却是毫无踪迹可寻。我们曾经是最好的朋友,大学时形影不离,一起吃饭、上课、嬉闹。后来,因为她找了男朋友,两人慢慢疏远。再后来,一人考研,一人毕业找工作,就直接断了联系。这一晃,13年过去了。

大概我们之间发生过什么大矛盾,才让我说出那样决裂而不再相见的话吧?可是,到底具体是什么事,我已然不记得了。

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,“老僧已死成新塔,坏壁无由见旧题。往日崎岖还记否,路长人困蹇驴嘶。”大学时我讲给她听,我很喜欢苏轼的这首诗。她马上回我,是啊,我也很喜欢。

听到她那样讲,突然就有一种喜悦如流水般从心间轻柔滑过,从而认定她是懂我的朋友。

而这简单的两个字“是啊”,是留存在我人生中永不凋零的记忆。



## 第一次……

周日,我让女儿帮我整理旧照片。她突然看到了一张照片:“妈,你来看,老爸穿着西装,脚下却是一双布鞋,依看憨哇!”这张照片勾起我的回忆——全都是第一次:第一次参加普通话学习班,第一次登台演出,第一次穿西服,第一次拍照留念……

我跟女儿说:那时候什么都不懂。记得1958年,我十八岁,在民办小学当老师,普通话很差。报名参加了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办的业余朗诵学习班。每周两个晚上学习。当时还很年轻的播音员叶岱森老师非常认真地教我们普通话,学习汉语拼音,还通过朗诵作品来提高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。经过一年多的学习,大家进步都很快。记得那年春天,在杭州中苏友谊馆要举办一场朗诵会。叶老师很认真地辅导我们参加演出。我选了普希金的一首诗《纪念碑》,叶老师认真辅导我多次。演出那天,朋友们给我借来一套西服。就这样,我穿上西服,登台朗诵了,在掌声中回到后台。这第一次登台的经历让我很激动,演出结束后让朋友等我一下,我在友谊馆旁边的

照相馆拍了这张照片,留作纪念!那时候根本不懂穿西服要配皮鞋,况且我也没有皮鞋。

我第一次有自己的皮鞋还是1964年9月的事儿。女儿说,那你在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学习表演专业,这三年都不穿皮鞋?是的。在学校我只有布鞋和球鞋。那时候排戏、演出穿的皮鞋都是服装间借的。1963年毕业后进入上影演员剧团也没有买过皮鞋。直到1964年剧团排练大朗诵,郭小川写的《向困难进军》

要在文化广场演出。道临老师和康泰朗诵,我们年轻演员参加合诵。规定,上身白衬衣,下身深色裤子,并统一穿黑皮鞋。那天在永福路52号剧团排练结束,我请康泰陪我一同买皮鞋。我们在乌鲁木齐路转了几家皮鞋店,最后还是在一间皮鞋摊上,康泰帮我选了一双黑皮鞋,挺结实,而且比店里便宜很多。就这样我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皮鞋!

女儿听了,说:“老爸,你们那时真的挺艰苦的!到了24岁才有自己的皮鞋。”

是的,我们这代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。我们的很多“第一次”都值得回忆!

小酌,唠嗑一番,以解寂寞。有次阿福叔说起家里有个石磨,已经闲置多年,他念及我家孩子多,过年过节会有用,于是,父亲乘假日去卢家湾,叫了一辆三轮车运了回来。到家仔细一看,粉槽摔缺了一块。父亲又赶去石灰行买来白水泥小心翼翼地补上。

送走了灶王爷那天,母亲取出珍藏了几个月的糯米,淘洗干净,然后用清水浸泡,一昼夜后,捞出糯米粒,用指甲轻轻一压,立即碎裂。母亲对我说:“可以磨了。”她取出干净的面粉袋,套在石磨的出口处,用绳子扎牢,面粉袋放在脸盆里。一切就绪,我便开工了。我用

## 第一次……

孙渝烽

小酌,唠嗑一番,以解寂寞。有次阿福叔说起家里有个石磨,已经闲置多年,他念及我家孩子多,过年过节会有用,于是,父亲乘假日去卢家湾,叫了一辆三轮车运了回来。到家仔细一看,粉槽摔缺了一块。父亲又赶去石灰行买来白水泥小心翼翼地补上。

送走了灶王爷那天,母亲取出珍藏了几个月的糯米,淘洗干净,然后用清水浸泡,一昼夜后,捞出糯米粒,用指甲轻轻一压,立即碎裂。母亲对我说:“可以磨了。”她取出干净的面粉袋,套在石磨的出口处,用绳子扎牢,面粉袋放在脸盆里。一切就绪,我便开工了。我用

勺子抄上小半勺糯米,连水倒入磨眼内,逆时针旋转石磨,不一会,雪白的糯米浆就流入磨槽,顺着磨槽缓缓流入面粉袋,滤出的清水从面粉袋渗了出来。我累了,换大妹;大妹累了,换小妹;小妹累了换阿六头……忙了一下午,临吃晚饭,十多斤水磨粉总算全部磨好了。母亲把面粉袋口扎紧挂在天井的钩子上,底下放一只脚盆。滴下来的水滴答不停,第二天,袋里的水磨粉已经结成为

块状。我凑近闻闻,透发出一阵阵特有的诱人清香。

家有石磨的消息长了翅膀似的飞快传遍了前后弄堂,邻居们闻讯纷纷前来商量借用。母亲把邻居们按照顺序排了队,让父亲记在日历彩图边上,免得弄错。从此以后,每逢过年,石磨总会成为前后弄堂的香饽饽,日历彩图边上总会新添一行局外人看不懂的石磨流转日期。从喝腊八粥那天开始,要一直借用到除夕后半夜。年初一,邻居们纷纷把自家的水磨粉汤圆端到我,请我们品尝。宁波口味的猪油白糖汤圆,一个个小巧玲珑,一口能吃两只;苏州口味的百果馅

和细沙馅一口咬开只见馅子五颜六色,别提多吸引眼球了;扬州口味的荠菜大肉汤圆,一口咬下去,刚刚只露出肉馅,乖乖垂滴滴,只吃一个已经半饱了!各地风味汤圆我们都品尝到了。欢声笑语充满着客堂间。

元宵节前,父亲会去弄堂口的电话亭打电话给阿福叔,约他来我家过节、小酌。放下酒杯,母亲端上水磨粉汤圆请阿福叔品尝,我想这是喝水不忘掘井人的意思了。

1987年动迁,石磨一时无处安身,被运到无锡二姐家,继续发挥余热,传递年味。

## 石磨年趣

俞鸿虎

勺子抄上小半勺糯米,连水倒入磨眼内,逆时针旋转石磨,不一会,雪白的糯米浆就流入磨槽,顺着磨槽缓缓流入面粉袋,滤出的清水从面粉袋渗了出来。我累了,换大妹;大妹累了,换小妹;小妹累了换阿六头……忙了一下午,临吃晚饭,十多斤水磨粉总算全部磨好了。母亲把面粉袋口扎紧挂在天井的钩子上,底下放一只脚盆。滴下来的水滴答不停,第二天,袋里的水磨粉已经结成为

## “外婆的话”

王季明

大概我们之间发生过什么大矛盾,才让我说出那样决裂而不再相见的话吧?可是,到底具体是什么事,我已然不记得了。

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,“老僧已死成新塔,坏壁无由见旧题。往日崎岖还记否,路长人困蹇驴嘶。”大学时我讲给她听,我很喜欢苏轼的这首诗。她马上回我,是啊,我也很喜欢。

听到她那样讲,突然就有一种喜悦如流水般从心间轻柔滑过,从而认定她是懂我的朋友。

而这简单的两个字“是啊”,是留存在我人生中永不凋零的记忆。

## 七夕会

和细沙馅一口咬开只见馅子五颜六色,别提多吸引眼球了;扬州口味的荠菜大肉汤圆,一口咬下去,刚刚只露出肉馅,乖乖垂滴滴,只吃一个已经半饱了!各地风味汤圆我们都品尝到了。欢声笑语充满着客堂间。

元宵节前,父亲会去弄堂口的电话亭打电话给阿福叔,约他来我家过节、小酌。放下酒杯,母亲端上水磨粉汤圆请阿福叔品尝,我想这是喝水不忘掘井人的意思了。

1987年动迁,石磨一时无处安身,被运到无锡二姐家,继续发挥余热,传递年味。

## 雅玩